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野仙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绿野仙踪>>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4416

10位ISBN编号：7533304411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齊魯書社

作者：李百川

页数：435

字数：65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人也而有冷于冰名，何也？
缘人藐然中处，参乎两仪，为万物灵。
顾乃荒乱迷惑，忘其所始，丧其所归，至不得与无情木石，有知鹿豕，守真葆和，终其天年者，总由一热字摆脱不出耳。
热者一念，分为千歧万径，如恒河沙数，不可纪极，而缘其督者，气也，财也，色也。
酒之为害，尚在三者之末。
盖气者，人所生；财者，生所养；色则人与生相续于无穷者也，何害？
曰：害在于热。
气热则嗔，财热则贪，色热则淫，至于嗔贪淫，则必荒乱迷惑，忘其所始，丧其所归。
求能守真葆和以终天年者，其诸有几。
如此书中，人之有朱文魁也，贼之有师尚诏也，妓女之有金钟儿也，物之有妖蝎也，狐之有赛飞琼也，鱼之有广信夫人也。
为嗔为贪为淫，各守其一，以极其余。
无论举世视同秦越，即父子、兄弟、夫妻，至掉臂而不相顾。
何者？
一热则无不冷矣。
然则何以执热？
三家村学究读《绿野仙踪》，见冷于冰名，犹然慕之曰：“道则是矣。
”彼乌知之？
夫天下之大冷人，即天下之大热人也。
自来神圣贤人，皆具一片热肠。
然日淡，日无欲，又日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淡然。
无欲者，冷也；欲立欲达者，热也。
然则神圣贤人，其无酒色财气乎？
曰：非也。
夫神圣贤人，一喜一怒，必与民同准一人之性，使天下各遂其性。
若必无之而后为神圣贤人，则是冷于冰不应有妻子，不应有财产，不应归故里。
今观其赈灾黎，荡妖氛，借林岱、文炜以平巨寇，假应龙、林润以诛权奸，脱董玮、沈襄于桎梏，摄金珠米粟于海舶，设幻境醒同人之梦，分丹药玉弟子之成，彼其于家于国于天下何如也？
故曰：天下之大冷人，天下之大热人也。
可知热由于心冷，亦由于心善。
为热心者，必先能为冷心。
心之聚散，如冰凝释于水，乃可以平嗔欲贪之横行，而调气色财之正矩。
是则先以冷濯热，存心其要矣。
以故际利害切身之场而不惧，遇万钟千驷之富而不顾，处嗷日同穴之欢而不染。
则此方毫无挂碍，始能为冷，始能为热，始可以守真，葆和，与天地终始，而道成矣。
顾其功不可一刻放松，为山之亏于一篑，掘井之废于及泉，皆自弃耳。
是观幻境中，若连城璧之见可悯而失之嗔也，金不换之见可欲而失之贪也，翠黛、如玉之见可悦而失之淫也。
一念热结，丹炉毁裂。
吾身之不恤，而遑恤其他。
范浚曰：一心之危，众欲攻之，其与存者。
呜呼！
几希甚矣！
持心之要，莫妙于冷，莫妙于冷于冰。

此作者命名之意，至深至切。
庄子曰：“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冷之谓也。
张子曰：“ 聚亦吾体，散亦吾体。
”冷于冰之谓也。
是为序。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该书成书于乾隆中叶，是清代中期一部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
书中以当时的社会时代为背景，刻画出了生活其间的各色人物，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读者阅读以后，能够非常贴近地感受到清代中叶的世情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精彩。
　　人也而有冷于冰名，何也？
缘人藐然中处，参乎两仪，为万物灵。
顾乃荒乱迷惑？
忘其所始，丧其所归，至不得与无情木石，有知鹿豕，守真葆和，终其天年者，总由一热字摆脱不出耳。
热者一念，分为千歧万径，如恒河沙数，不可纪极，而缘其督者，气也，财也，色也。
酒之为害，尚在三者之末。
盖气者，人所生；财者，生所养；色则人与生相续于无穷者也，何害？
曰：害在于热。
气热则嗔，财热则贪，色热则淫，至于嗔贪淫，则必荒乱迷惑，忘其所始，丧其所归。
求能守真葆和以终天年者，其诸有几。
如此书中，人之有朱文魁也，贼之有师尚诏也，妓女之有金钟儿也，物之有妖蝎也，狐之有赛飞琼也，鱼之有广信夫人也。
为嗔为贪为淫，各守其一，以极其余。
无论举世视同秦越，即父子、兄弟、夫妻，至掉臂而不相顾。
何者？
一热则无不冷矣。

作者简介

作者:（清）李百川

<<绿野仙踪>>

书籍目录

侯序陶序自序第一回 陆主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佥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第三回 议赈疏角口出严府 失榜首回心守故乡第四回 割白镪旅馆恤寒士 易素服官署哭恩师第五回 惊存亡永矢修行志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第六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 冷于冰深山遇大虫第七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第八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第九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第十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第十一回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第十二回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炼神书第十三回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第十四回 救难友知州遭戏谑 医刑伤城璧走天涯第十五回 金不换扫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第十六回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鼋川江救客商第十七回 请庸医文魁毒病父 索卖契淑女入囚牢第十八回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 保烈妇倾囊助多金第十九回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婶守志亲嫂做媒人第二十回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 投运河沈襄得外财第二十三回 入赌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盗破产失娇妻第二十四回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 送贞妇两鬼保平安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 见家书卜氏喜留宾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请仙女谈笑打权奸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换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 入贼巢羞见被劫妻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 回怀庆欣遇旧知交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入大罐举手避痴儿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墨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第四十一回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拭泪拜名医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慈亲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双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第五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拚性命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起赃银思敬入囚牢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第六十七回 看柬帖登时得奇策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痴情客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第七十一回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第七十二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第七十三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佥都第七十四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第七十五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第七十六回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第七十七回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第七十八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第七十九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第八十回 买书房义儿认义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第八十一回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第八十二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第八十三回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迁夫第八十四回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琏娶蕙娘第八十五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琏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尊仙柬盟弟拜新师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璧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岱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饬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第一百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章节摘录

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佥士口充幕友身入宰相家班杨雄，略李杜风华。
听嘱求笔走龙蛇，无烦梦生花。
才露爪牙家，权臣招请，优礼相加，群推是玉笋兰芽。
话说冷于冰生了儿子，起名状元儿，自此将愁郁放下。
瞬息间，又到了乡试年头。
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
二月里就起了身，先在旅店住下。
着柳国宾和陆永忠寻房，寻了几处，不是嫌大，就是嫌小，通不如意。
前次住的王经承房子，又被一候选官住了。
一日寻到余家胡同，得了一处房，甚是干净宽敞，讲明每月三两银子。
房主人姓罗名龙文，现做内阁中书，系中堂严嵩门下，最能办事的一个走狗。
凡严嵩家父子的脏银过付，大半皆出其手，每每仗势作威祸害人。
他这房子与他的住房止隔一墙，通是一条巷内行走。
国宾等看的中式，回到店房，请于冰同去观看。
于冰见外院正中是一座门楼，内中有四扇屏门，转过屏门，看上面正房三间，一瞠两屋。
东西下各有房，南面是三间厅子，到也宽敞。
各房里俱是漆棹椅板凳杌子，磁器盘碗俱全。
间间都是新油洗出来的，房后便是厨房几间。
于冰看了，甚是中意。
随即与了定银，次日早就搬来住下。
过了两天，柳国宾向于冰道：“ 房主人罗老爷，看来是个有作用的人。
早晚相公中了，也是个交识。
他就住在这西隔壁，每天车马盈门。
论理该拜他一拜才是。
”于冰道：“ 我早已想及于此。
但他是个现任中书，我是个秀才，又年少，不好与他。
眷弟帖写个晚生，我心上又不愿意。
”国宾道：“ 仕途路上，何妨做秀才且行秀才事。
将来做了大官，怕他不递手本么？
”于冰笑了。
到次早，写帖拜望。
管门人将名帖留下，以出门回复。
于冰等了三四天，总不见回拜，甚是后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儿跑来说道：“ 隔壁罗老爷来拜！
”于冰见写的年家眷弟帖，日前眷晚生帖也不见璧回。
少刻国宾走来说道：“ 罗老爷已在门前了。
”于冰整衣相迎。
但见：一双猫儿眼，几生在头顶心中；两道虾米眉，竟长在脑瓜骨上。
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处，目下无物。
鱼鳃雕嘴，短胡须绝像封毛；猿臂蛇腰，细身躯几同挂面。
乌纱官帽，晃动时使尽光棍威风；青缎补袍，摇摆后羞杀文人气像。
足未行而肚先走，真是六合内惟彼独尊；言将发而指随来，居然四海中容他不下。
两人到庭上行礼坐下。
罗龙文问了于冰籍贯，又问了几句下场的话，只呷了两口茶，便将杯儿放下去了。
于冰送了回来，向国宾等道：“ 一个中书，也算不得什么显职，怎他这样看人不在眼内？
”国宾道：“ 想来做京官的，都是这个样儿。

”于冰将头摇了摇，心上大是不然。
又过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只听的大章儿在院外说道：“罗老爷来了！
”于冰嗔怪他骄满，随口答道：“回了罢，说我不在家。
”不意罗龙文便衣幅巾，跟着两个俊秀鲜衣小厮，已到面前。
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龙文摆手道：“不必！
”于冰也就不穿了。
相让坐下，龙文道：“忝系房东，连日少叙之至。
皆因太师严大人时刻相招，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把个身子弄的无一刻闲暇。
日前匆匆一面，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
”于冰道：“十九岁了。
”龙文道：“好。
”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
不知也学过古作没有？
”于冰道：“适所言二项，俱一无可取。
”龙文道：“弟所往来者，仕途人多，读书人少。
年兄是望中会的人，自然与他们有交识。
不知都中能古者，谁为第一人？
”于冰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晚生和瞽目人一般，海内名士谁肯下交于我？
况自入都中，从不出门，未敢妄举。
”龙文将膝一拍道：“咳！
”于冰道：“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问，未知何意？
”龙文道：“如今通政使文华赵大人，新升了工部侍郎，他止有一位公子，讳思绎字龙岩，今年二十岁了。
赵大人爱的了不得，凡事无不纵其所欲。
这个公子，酒色上到不听的，专在名誉上用意。
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定要做个整寿。
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寿屏，列衔列讳。
他又动了个念头，要求严太师与他篇寿文，做轴悬挂起来，夸耀夸耀，烦都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
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过，着幕宾并门下走动人做了十几篇，不是嫌誉扬太过，就说失了寒酸，总不想他的体局口气。
目下推他们另做。
我听了这个风声，急欲寻人做一篇。
设或中了他的面孔，于是便大有荣光。
”于冰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朋方制锦相祝。
那有个二十岁人，就做整寿的道理？
”龙文道：“如今是这样个时势，年兄到不必管他。
只是刻下无人奈何。
”于冰道：“自宰相公侯，以至于庶人，名位虽有尊卑，而祝寿文词，写来写去，不过是那几句通套誉话，到极难出色。
这二十岁寿文，题目既新，看来见好还不难。
”龙文笑道：“你也休要看的太易了。
太师府各样人才俱有，今我采访到外边来，其难亦可想而知。
”于冰道：“这止用就太师身分，与一二十岁同寅子侄下笔就是了。
”龙文道：“大概作家俱知此意，只讲到文，便大有差别。
年兄既如此说，何不做一篇领教？
”于冰道：“若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既做一篇呈览。

”龙文道：“极好！
但是离他的寿日，止有五天，须在一两天内做成方好，以便早些定规。
”于冰道：“何用一两天。
”于是取过一张纸来，提笔就写，顷刻而就，与龙文过目。
龙文心里说道：“这娃子到还敏捷，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
”接过来一看，见字迹潇洒，笔力甚是遒劲。
看寿文道：客有为少司空长男龙岩世兄寿者，征言于余，问其年则仅二十也。
时座有齿高爵尊者，私询余日：古者八十始称寿，谓之开秩，前此未足寿也。
礼三十日壮有室，今龙岩之齿甫壮矣，律之以礼，其不得以寿称也明甚。
且人子之事亲也，恒言不称老。
问司空赵公，年仅四十有五，龙岩二十而称寿，无乃未揆于礼乎？
日：“余之寿之也，信其人，非以其年也。
”诸公日：“请述龙岩之可信者。
”日：“余之信之者，又非独于其人，于其人之友信之，乃所以深信其人也。
”诸公日：“因友以信其人，亦有说乎？
”日：“说在《小雅》之诗矣。
《小雅》自《鹿鸣》而下，《湛露》而上，凡二十有二章。
其中如《伐木》之燕朋友，《南陔》、《白华》之事亲，悉载焉。
盖上古之世，朋友辑睦，贤才众多，相与讲明，忠孝之谊以事君亲类如此。
由此观之，则事亲之道，得友而益顺，岂徒在盥漱馈问之节哉！
龙岩出无斗鸡走狗、挟弹击瓦之行，人亦无锦帐玉箫、粉黛金钗之娱，惟以诚敬事亲为务，亦少年之鲜有者乎？
察其所与游者，皆学优品正，年长一倍之人，而雁行肩随者，绝少夫老成之士。
其才识必奇，其操行必醇谨，其言语必如布帛菽粟，可用而不可少，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罗致也。
今龙岩皆得而有之，非事亲有以信其友，孰能强而寿之哉！
昔孔子称不齐日：有父事者三人，可以教孝；有兄事者五人，可以教弟；有友事者十二人，可以教学。
余于龙岩亦云：富贵寿君所有之，而余为祝者，亦惟与其友讲明事亲之道，自服食器用，以至异日服官莅民之大，无不恪遵其亲而乃行焉。
庶有合于《南陔》、《白华》之旨，而不失余颂祷之意也。
夫如是，即称寿焉，奚不可？
”诸公日：“善！
”余遂书之以复于客。
后有观者，其必日：年二十而称寿，自余之与龙岩世兄始。
龙文从首至尾看了一遍，随口说道：“少年有此才学，又且敏捷，可羡可爱！
我且拿去，着府中众先生看看，何如？
”于冰道：“虽没什么好处，也还不至于文理荒谬。
任凭他们看去罢！
严太师问信起来，断不可说是晚生做的。
”龙文笑道：“他的事体最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丢过一边了，断不至问起年兄的名姓。
放心，放心！
”说罢，笑着一拱而就去。
又过了两天，这日于冰正在院中闲步，只见龙文从外院屏风前走来，满面笑容。
于冰让他到南厅内，龙文先朝上作揖，随即跪了下去。
于冰亦连忙跪扶，两人起来就坐。
龙文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
日前那篇寿文，太师爷用了。

果不出先生所料，竟问及先生名姓，打听的有着实刮目之意，小弟日后受庇无穷。
左右已将先生名讳在太师爷前举出。
府中七太爷，也极会写字，他说：先生的字，有美女插花之态。
亦羡慕的了不得。
小弟心上快活。
”说罢，又拍手笑起来。
于冰道：“这七太爷是谁？
”龙文将舌头一伸道：“先生求功名，还不晓的么？
此人是太师总管，姓阎讳年，是个站着的宰相。
目今九卿科道，有大半都称呼他为萼山先生。
”说着又将椅儿与于冰的椅儿一并，低声说道：“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先生才学极力保举，他说府中有个书启先生，是苏州人，叫做费封，近日病故。
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又未试出他们的才学好丑。
意思要将这席屈先生，托小弟道达。
此黄金难买之机会也。
先生以为何如？
”又言“大后日是皇太后的忌辰，此日不理刑名，不办事务，太师爷也不到内阁去，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准备传见”等语。
说罢，又将于冰的肩臂轻轻的拍了两下，大笑道：“小弟替先生快活，明年一甲第一名，是姓冷的了。
”于冰道：“我是读书人，焉肯与人家作幕？
”龙文道：“先生差矣。
先生下场，不过为的是功名。
这中会两个字，固要才学，也要有命。
就便拿的稳，将来做了官，能出的严太师的手心否？
这机会，等闲人轻易遇不着。
设或宾主相投，不但说中会就是着，先生中个状元，也不过和滚锅中爆出一豆儿相同，有何费力？
先生还要细想，还要着实细想。
”于冰低头沉吟了好半晌，说道：“先生皆金石之言，晚生敢不如命。
”龙文大喜，连连作揖道：“既承俯就，足见小弟玉成有功。
只是尊谦晚生，真是以猪狗待弟也。
若蒙不弃，你我今日换帖，做一盟弟兄何如？
”于冰道：“承忘分下交，自应如命。
换帖乃世俗长套，可以不必。
”龙文道：“如此说，就是弟兄了。
”一定要扯于冰到他那边坐坐，连柳国宾等也叫了去，不想他已设备下极丰盛的酒席。
又强扯于冰到内房，见了他妻女。
两人叮咛妥当。
到第三日绝早，于冰整齐衣冠，同龙文到西江米巷，在府前大远的就下了车。
但见车轮马迹，执帖的，禀见的，纷纷官吏，出入不绝。
龙文着于冰坐在府傍一茶馆内，他先进府中去了。
于冰打点一片诚心，又算计了问答的话儿，等到交午时候，不但不见传他，连龙文也不见了。
叫陆永忠买了几个点心充饥，心上甚是烦燥。
又过了一会，方见龙文慢慢的走来，说道：“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议运木料，起盖明霞殿，又留新放直隶巡抚杨顺吃饭。
”还有句话未完，只见好几顶大轿从相府中出来，里面坐的都是补袍腰玉的人，开着道子，分东茜两路的去了。

龙文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于冰直等到日西时分，门前官吏散了大半，方见龙文出来说道：“七太爷也不知回过此话没有，老弟管情肚中饥饿了。
”于冰道：“看来不济事，我回去罢。
”龙文道：“不得！
爽利到灯后，方不落不是。
”正说着，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头戴着攀云寿字将巾，身穿玄色金丝压线窄袖缎袍，东张西望，大声叫到：“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
太师老爷要传见哩！
”急的龙文推送不迭。
于冰走到那人跟前，通了名姓。
那人把手一招，引于冰到二门前，又换了两个人导引，穿廊过户，无非是画栋雕梁。
于冰大概一看看，但见：阁设麒麟座，堂开孔雀门。
屏洞高宽，堪入香车宝辇；廊檐深厂，好藏玉杖牙旗。
锦绣丛中，风送珍禽声巧；珠玑堆里，日映琪树花香。
金屋贮阿娇，心羡夷光西子；琼台陈古玩，情输周鼎商彝。
室挂金珠十二，门迎朱履三千。
四海九洲万姓，恩沾雨露；三府六部百僚，敬听甄陶。
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
于冰跟定了那人，到了一处地方，四围都是雕栏，院中陈设盆景花木，中间大厅三间。
那人说道：“你略站一站，我去回禀。
”少顷，见那人用手相招。
于冰紧走了几步，到门前一看，见里边坐在椅上一人，头戴八宝九梁幅巾，身穿油丝色飞鱼貂襮，足登五云朱履，六十内外年纪，广额细目，一部大连鬓胡须。
于冰私忖道：“这定是宰相了。
”走上前，先行跪拜，然后打躬。
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有意无意的还了半揖，问道：“秀才多少岁了？
”于冰道：“生员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现年十九岁，名冷不华。
”严嵩微笑了笑道：“原来才十九岁。
”吩咐左右，放个坐儿，着秀才坐。
于冰道：“太师大人位兼师保，职晋公，孤为圣天子倚托，治平之元老。
生员茅茨小儒，今得瞻仰慈颜，已属终身荣幸，何敢列坐于大人之前？
”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见于冰丰神秀异，已有几分喜欢。
今听他声音清朗，说话儿在行，不由得满面笑容道：“我与你名位无辖，秀才非在官者比，礼合宾主相待。
”将手向客位一拱。
于冰谦退至再三，亲自将椅儿取下来，打了一恭，然后斜坐在下面。
严嵩道：“老夫综理阁务，刻无宁晷。
外省各官，禀启颇多。
先有苏州人姓费，代为措办，不意于月前病故，现今裁处乏人。
门下辈屡言秀才品行端方，学富才优。
老夫殊深羡爱，意欲以此席相烦，只是杯盘之水，恐非蛟螭游戏地也。
”说罢，哈哈的笑了。
于冰道：“生员器狭斗升，智昏菽麦，深虑素餐，遗羞有委任。
今蒙不弃葑菲，垂青格外，敢不殚竭驽骀，仰酬高厚！
但年无知，诸凡惟望训示，指臂之劳，或可少分万一。
”严嵩笑道：“秀才不必过谦。

可于明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
至于劳金，老夫府中历来无预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
”于冰打恭谢道：“谨遵钧命！
”说罢告退。
严嵩只送了两步，就不送了。
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
柳国宾接住盘问，于冰道：“你且去雇辆车子来，回寓再说。
”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
”于冰将严嵩吩咐的详细说了一遍。
龙文将手一拍道：“何如？
人生世上，全要活动。
我时常和尊纪们说，你家这位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
今日果然扒到天上去了。
我若认的老弟不真切，也不肯舍死妄生，像这样出力作成。
请先行一步，明早即去道喜。
”次日早，龙文来，比素常又亲热了数倍。
问明上馆日期，又说起安顿家人们的话。
于冰道：“我已细细的打算过了。
四个都带了去，使不得；留下两个，也要盘用；不如我独自去，到省事，场后中不中再定规。
小价等，我已嘱咐过了。
也求老长兄不时管教，少要胡跑生事。
”龙文道：“老弟不带尊管们去，又达事故，又体人情。
相府中还怕没人伺候么？
万一尊管们因一茶一饭，与相府中角起口来，到是个大不好看。
至于怕他们胡跑生事，这却不妨。
老弟现做太师府中幕客，尊管们除谋反外，就在京中杀下几个人，也是极平常事。
”本日又请于冰到他家送行，与国宾等送过六样菜、两大壶酒来。
次日早，于冰收拾行李书箱，雇人担了，国宾、王范两人押着，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傍下来。
只见两条大板凳上坐着许多官儿，并执事人等，见了于冰，竟有多一半站起来。
内有一个带将巾穿暗龙缎袍的，笑问道：“足下可是广平府的冷先生么？
”龙文连忙代答道：“正是。
”那人道：“太师老爷昨晚吩咐，若冷师爷到，不必传禀，着一直入来。
先生且在大院等一等，我就来。
”龙文同于冰到大院内，只见那人走到二门前，点了点手，里边走出个人来，将于冰导引。
又着府内一个人担了行李，转湾抹角，来到一处院内。
正面三间房，两间是打通的，摆设的极其精雅，可谓明窗净几。
方才坐下入来，一个人领着十六七岁一个小厮，到于冰前说道：“小人叫王章，这娃子叫丽儿，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
日后要茶水、饭食、火炭之类，只管呼唤小人们。
”于冰道：“我也不具帖，烦你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
”第二日，即与严嵩家办起事来。
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不是乞怜的，就是送礼的，却没一个正经为国家的事。
于冰总以窥时顺势回复，无一不合严嵩之意，宾主颇称相得。
这都是因一篇文而起。
正是：应酬斯文事小，防微杜渐无暇。
岂期笔是钓饵，钓出许多咨嗟。

编辑推荐

《绿野仙踪》由齐鲁书社出版。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